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0/PV.126
1 May 1986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届会议

第一二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4月29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皮涅斯先生（西班牙）

- 一 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危机〔150〕（续）
 - (a) 秘书长的报告
 -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3点30分开会。

议程项目150(续)

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危机

- (a) 秘书长的报告 (A/40/1102 和 Corr. 1 和 2 和 Add. 1 和 2)
- (b)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40/1106)

达萨先生(智利)：在我谈正题之前，我要以我国代表团和我的国家的名义对劳尔·普雷维什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普雷维什先生对国家之间的谅解、和平和发展的事业作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

劳尔·普雷维什是一个阿根廷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属于整个拉丁美洲。很少有人象他那样具备一个拉丁美洲公民的品德。多年来，劳尔·普雷维什先生对拉丁美洲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他的思想指导了我们大陆一体化的进程。

在智利，我们觉得他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劳尔·普雷维什多年来居住我国。象征地说，他死在我国，此时此刻，全体智利人民正对他的逝世表示悲痛和他一直所怀有的感情。

现在，劳尔·普雷维什与我们永别了，在前进的和平道路上，他给我们留下的工作和我们对他的怀念将激励我们紧跟他，并成为我们国家前进的指南。

首先，我国代表团要对秘书长提议召开大会第四十届续会以审议联合国目前面临的财政危机表示祝贺。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现在如此严重，再也不可能继续加以掩盖，也不可能企图用暂时的解决方法或不痛不痒的措施加以解决。时间已经到了，联合国会员国必须肩负起责任和认真地工作，以便帮助联合国找到有效开展工作的方法，并实现四十多年前制定的目标。

联合国的财政困难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要求采取许多不同的行动和各种各样的选手。尽管我们承认，联合国现在面临的财政问题大部分

是由技术问题造成的，但我们认为其主要和根本的原因显然是具有政治性的。确实，联合国当前的经济紧急状态进一步证实了多边主义中的严重危机，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看到这场危机日益恶化了。现在再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对国际组织工作的重要性 and 有效性达成一个协商一致意见。今天，对一个重要的发达国家集团来说所有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已不再是进行有效的国与国之间合作的场所。恰恰相反，他们将多边制度的机构仅仅看作是交换意见的论坛。由于否认国际机构具有最初建立时的作用——即担当对当今世界发展和生存来说必不可少的协调和进行国际合作的中心，这些国家不仅损害了这些组织的生存，而且还破坏了大部分资源有限的国家发展和进步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国家来说，除了国际合作以外别无他择。

工业化国家必须重新确定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和加强多边主义的政治意愿，并使多边主义具有更大的效能和生命力，这对克服这场危机的首要原因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这种致使多边行动恶化的缺乏乐观和信念，和——让我们承认——对许多机构的批评决不能促使工业化国家无视它们在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时承担的义务。

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认为，不仅有必要获得联合国紧迫需要的资金以渡过这一困难时期，而且为了清除对联合国效能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必须停止某些会员国不交纳部分会费、以及有系统地不向经常预算或联合国的具体方案和项目交纳会费的作法。在这样做的时候，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履行其国际义务，而且还使联合国丧失了行使职责所需要的很大一笔资金。这一具体问题是这场危机的第二个因素，那些还没有履行义务的国家必须加以解决。

这一问题的第三个因素是，一个主要的缴款国已宣布，除非其国会的某些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它将马上大大削减对预算的摊款。任何国家都不应当援引国内立法机构作出的决定，以不履行自由承担的国际义务，或试图单方面改变《联合国宪章》。接受这样一种行动将为联合国的未来开创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因此，这

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现在正经历的危机中还有第四个因素。这就是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没有交纳会费。如果看一下未支付的差额，我们就可以发现，从短期来看，与其说存在着一场财政危机还不如说存在着一场资金流动危机。我们因此认为，所有国家也必须现在对克服这场危机作出有效的贡献，其方法是帮助联合国得到所需要的资金，至少是短期的做到这一点。每个国家必须立即向1986年经常预算交纳会费，并一笔交清多年来所拖欠的会费，这是作出这一贡献的最好的方法。

我国付清了它1986年的分摊会费，过去几年也没有拖欠。我国惊奇地看到，只有为数不多的25个国家和我们一样履行了对联合国的财政义务，因此处在和我们同样的形势中。联合国目前所遭受的资源短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拖欠或只部分支付对经常预算的会费。如果那些拖欠的国家停止这种做法，就能够有效地帮助减缓目前的危机。

同样，我国代表团支持秘书长最近在联合国人事领域内所执行的节约措施，大部分预算都分配给这一领域。和秘书长一样，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不得不走向执行这些措施的极端。但我们觉得，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并且相信，从长期来看，它将给那些可能受到不利影响的人带来好处。

同样，我国代表团感兴趣地注视着秘书长最近关于审议1986年方案预算活动中的某些项目，并在那里执行某些紧迫的改革的建议。当秘书长提出他对1986—87年预算的原始建议时，他指出，以现有的资源很难执行会员国所通过的所有计划。因此，现在来执行这些建议中所提出的紧急节约措施，并不使人感到惊奇。大会必须仔细审议这些建议，一方面考虑到在短期节约资源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考虑在预算中不做出那些有可能消极地影响联合国有效性的紧迫需要。同样，执行这些改革不应当以任何方式直接地影响那些直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的计划，这样说是合适的。不安在进行节约同时，又有害于这些国家人民的福利和进步。他们需要援助，以克服他们必须面对的发展中的尖锐问题。

我们认为，恰当地执行某些节约措施，并由那些尚没有付会费的国家迅速支付款项，以及那些尚没有结清1986年和前几年拖欠款项的国家迅速这样做，这就能够起码在短期克服目前的财政危机。这是我们在本次续会上都必须努力实现的目标。

对为解决长期的经济问题、以及给联合国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使之能够成功地完成其事务所必须的措施的审议，将要求进行更深刻的解释，这肯定将是更难以执行的。的确，我们将不得不确切地决定我们打算怎样利用联合国，我们希望它如何得到资金，以及我们对其任务有什么期待。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有一个领域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与有效的利用联合国的资源有关。我们都目睹了毫无意义的会议、计划、没有必要的旅行和广泛的低效率，这些都是必须克服的问题。对于联合国匮乏的资源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在大会以及我们所有的委员会中我们不按时开会就是在浪费资源。我们在此不就这个问题详谈，因为我们知道，这将在长期计划的范围内得到处理。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较有兴趣地期待着将由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提出的报告，这个报告将在大会的下一届会议上得到审议。这个小组的结论和建议将为会员国重新解释这些解决办法提供基础。现在可以说，为将联合国置于健全和稳定的财政基础上需要很大的政治意志，但执行某些改革的紧迫的需要，以及执行这些改革对联合国所明显带来的好处，注定会使我们乐观地看待这一事业的结果。

基塔尼先生（伊拉克）：我国代表团今天早晨惊悉普雷维什先生的去世，深感悲痛。

我们那些几十年来认识普雷维什先生，并和他密切同事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对多边经济关系的事业以及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所做的无与伦比的贡献。首先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代表发展中国家所做的不懈斗争。我仅代表我国代表团，向阿根廷代表团、并通过它向唐劳尔家庭转达我们诚挚的哀悼。

在这方面，我想到早在1964年，就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前几天，特别是想到普雷维什先生向联合国成员提出的报告，清楚地表明现存和遗留下来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动荡、不公正和不现实性，并指出建议一个更为平等和公正世界经济秩序的具体办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5次贸发会议和22次联合国大会之后今天的局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报告仍然是一种挑战，我们在此领域内所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取得成功，特别是在过去几年内，我们看到的是沮丧和倒退的记录。

在谈到第一届贸发会议和普雷维什先生时，我们愿回顾，七十七国集团的建立应归功于第一届贸发会议，因为七十七正好是参加第一届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的数目。在谈到七十七国集团时，我们不应忘记建立七十七国集团的目的是什么和它应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因为自我批评应该包括我们所有的活动和所有的机制。我们认为一个政治性质的问题不应在七十七国集团内解决。七十七国集团不是为这一目的而建立的；七十七国集团的确应该讨论我们面前危机的经济部分和后果，但我国代表团不能接受把七十七国集团当作进行政治考虑和达成政治协议的恰当场所。我们还有其他组织。我们有区域集团，我们有不结盟国家和我们自己的主权意愿。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谈到我完全接受并同意今天上午七十七国集团主席的发言，特别是同意他发言的第一部分政治部分。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南斯拉夫和伊拉克很少在政治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是，从原则上讲，我们愿意记录在案的是，我们认为七十七国集团不是讨论基本上属于政治性质问题的恰当论坛。

联合国目前面临着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财政上的；充其量，此危机的财政部分只不过是一种现象，或者说它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只能谈这一很小的一部分，但这会使人们误入歧途的。我们认为，所选的这一标题就是一种误称。大

会所选择的标题是“当前的财政危机”。哪一个当前的财政危机？今天上午的“当前”财政危机同两天前的“当前”财政危机就完全不同。请允许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昨天，巴西代表来到这个论坛告诉大家巴西政府刚刚向联合国帐户交入1,700万美元，结清了1985年12月31日以前大约1,500万美元的拖欠款项。我的邻居和朋友巴西大使一下就大大地改变了“当前”财政危机。虽然我们还不很清楚，但我们今天从苏联代表那里听到有关提前支付和结清苏联其他一些拖欠款项的说法。

我所要指明的是，即使是这样一直存在下去，联合国所面临危机的财政方面仅仅不过是一个病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疾病的根源远不止于此。在此方面，我完全同意南斯拉夫代表的说法：我并不想再重复他所说的一切，这正是由于由于不结盟国家力量的加强，在本大厅内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不受那些长期以来在联合国起统治作用国家的喜欢。

正如不结盟国家外交部长们在本月早些时候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所面临危机的根源在于对联合国原则与宗旨承诺的衰弱。这就是疾病所在。如果一个病人皮面上显示出一些红点，或有一点发烧，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他一些阿斯匹林。

我们目前正在审议的危机的直接根源正是某些国家非法和不可接受的行动所致，特别是那些对联合国预算分担份额最大的国家所致。我在此发言中并不想深入讨论秘书长所提出的一整套措施，仅想举几个例子以说明我要阐述的这场危机最为重要方面的问题。但主席先生您和我仍然记得，早在25年前，我们在第五委员会内曾经审议过由于刚果危机和不付会费而引起的类似的一场危机。我可能需要整个下午，甚至晚上大部分时间才能大概重复出在什么是而什么不是《宪章》第十七条项下的联合国开支问题上的各类意见。

但那场争议平息下去了，现在谈论联合国的经常预算，没人来到论坛上说支付

联合国经常预算分配比额的义务是有条件或有选择的，也没人敢这样做。 我们有法律顾问；我们这里有斯克特先生和大家在。 我想如果在其他方面有什么可怀疑的话，这点是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 《宪章》写得十分清楚：大会分配，会员国支付。 当然唯一例外的是第18条，该条规定有关预算上的决定要由三分之二多数决定。

必须重复的是，联合国是建立在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基础之上的。 任何会员国都不能够来到这里告诉我们：“我拒绝交纳我国法律义务范围内的百分之五、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除非——除什么呢？——我能享受加权表决。 除非我们放弃联合国的奠基石。 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大会必须拒绝接受这一点。 支付的义务必须是有关联合国预算任何部分而通过的任何决议的中心内容部分。

因此，所出现的情况就是，只要大会和联合国工作的成果是可以接受的，那么就不存在缴纳所有分摊会费的问题。 我们不妨列举秘书长在报告中描述的一个例子：大会的开会期限。 在近40年时间中，大会开会的持续时间一直未变。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人们接受任何公正的标准的话，则大会的效能至少增加了3-4倍，因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增加了3倍多，大会的议程至少比原来的议程增加了4-5倍，但我们并没有延长大会3个月开会的期限。 所出现的情况是，这一效能产生的结果并不得到一个会员国的喜欢，而当一个会员国不喜欢这些规定时，它就不付会费。 在此，我们不应拐弯抹角和吞吞吐吐，因为我们所谈到的是联合国的未来。 在这个会厅中，对于《宪章》的起草和编制，对于财政与行政管理的程序和规宪制度的制订做出最大贡献的莫过于最大的缴款国美国。 尽管他们并不按照自己在制订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规章制度来行事，但他们却对按照这些规章制度和按照法律来行事感到骄傲。 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些规章制度，那么是可以有程序和法律过程来改变这些规章制度的，如果一个国家要减少自己的会费，那也必须根据《宪章》的条款来这样做。 美国曾经两次这样做过。 他们一开始

是支付了40%的会费。然后又减少到约31%，最后又减少到25%，而在那两次减少会费时，他们采取的行动都是适当的和合法的。他们采取行动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他们到第五委员会。上一次作为美国代表来此，毫无困难地说服了大会的三分之二会员国将美国的会费降低到其支付能力以内的人是现任的美国副总统。这才是在此的美国代表团和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的行政当局所应当做的。他们应当回去告诉卡曾鲍姆参议员和他的同事：“请看，美国国会有规章制度和宪法，联合国也有自己的规章制度，我们不可能放弃对联合国的义务。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规章制度，我们必须更改这些规章制度，但我们没有法律的权利单方面和非法地这样做。”

我现在在谈论这个问题，同各国主权平等原则不同，支付能力的原则在《宪章》是没有的。这是由大会决定的，今天下午也可以由大会加以修改。如果各会员国不记得了，我们可以指出一下，支付能力是作为衡量标准而接受下来的。如果我们直接地应用这一尺度，那么根据美国的支付能力，即使是今天，美国也应当支付预算的28%。因此，28%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在近15的时间中一直保持不变的，这对美国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对我们是否应当继续将支付能力作为向联合国缴纳会费的唯一的和主要的尺度进行充分的辩论，那么我国代表团将会首先同意举行这样的辩论。也许我们过去错了。也许其他的因素综合也应当发挥作用。正如我们的一些人在20年的时间中一直所说的，让任何一个国家对联合国的预算发挥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是不健康的。由于在巴黎出现过，也许在此也已出现而且可能再次出现的情况，我们对于继续坚持将支付能力作为在经常预算中分摊会费的唯一的和最重要的尺度、特别是在分摊比额表的较高等级这样做应当加以三思。

已故的奥洛夫·帕尔梅曾来此说过——他的国家的大使也曾说过，我十分同意他今天早晨所说的话——他认为，联合国会费的分摊不应当对任何会员国造成无法忍受的负担，他还说，瑞典愿意考虑超出自己的支付能力多缴些会费。

换言之，其他的富裕国家也许应当志愿地接受一个新的具有挑战性的因素，即支付的意愿。如果一个国家相信联合国，愿意付更多的钱，那就让它这样做。我们不当本末倒置。我们都需要联合国——在此，我完全反对多年存在的一种说法，即需要联合国的是小国而不是大国。我想，这种神话存在的时间太长了。各会员国所必须做的就是回顾一下过去的40年，在这一期间，小国由于联合国的存在而遭受了最赤裸裸的不公正，而联合国却不只一次地对大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准确地说，是对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一个国家越大，那么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就越广泛、越深刻和越重要，那它也就越需要联合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想也是符合逻辑的。任何其他政策都是目光短浅和充满危险的，我们现在每天都看到这样的政策。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联合国，联合国就需要钱。如果联合国的主要行政官员不得不就联合国的费用准备一份报告，提交给大会，以使大会能够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对这些费用的支付，那我们应当使用什么为尺度呢？我们已经讨论了一个尺度。让我们再讨论一下其他的可能性，但我们不应象现在所已经做的，拿枪对着联合国的主要行政官员，使他成为支付能力的人质，迫使他拿出一个一揽子计划来解决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但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有人拿着枪对准着我们的头，而可怜的秘书长却没有任何选择。但这是问题所在吗？这是实现精简、节省开支、更好的管理和减少浪费的适当——也许是值得赞扬——的途径吗？我想，我国代表团多年来已证明，我们在欢迎精简秘书处方面丝毫不亚于任何人。众所周知，秘书处和联合国的活动还有着很大的精简余地。

然而，这不是办这件事的方法。我们期待着18国集团能够提出经过研究和考虑的长远的建议。在经过适当的商讨和辩论之后，我确信，下次会议上能够通过这个一揽子计划的一些内容和别的许多方面。

但至于目前的财政危机，如果我们在使用每一百万美元的时候都要到处省钱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早些时候引证的例子就是巴西的会费，这是在秘书长

的报告发表以后缴纳的。后来怎样了呢？秘书长是否应当修改他的一揽子计划，由于巴西已经缴纳会费而减少一千五百万美元？如果到星期五的时候，大部分会费已经缴纳的话，我们是否要说危机已经过去。我们不需要决议。我们等待着18国集团的建议。

这些节省行动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我们向最后通牒、屈从事实既成——我不想用严厉的字眼——我们是否还要奖励发出最后通牒和规定最后期限的人呢？如果他们不交会费，我们进行节省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否要奖赏那些不交会费的人？当然不，我还知道一点财政规则。任何节省下来的资金都应当分摊。但如果没有剩余，并且仍然欠钱的话，拿什么来分摊呢？实际结果将会怎样呢？

我这样说是要明确地指出，那些违反《宪章》义务和缴纳经常预算摊款的规则的行为是不能取代的，因为我们必须获得100%的会费；所有分摊会费如果加起来是159%的话，也必须转换成100%——不是101%，不是99.5，而是100。这意味着，如果某个国家不交会费，要么由别国缴纳，要么把159个国家正式审议通过的方案武断地裁掉一部分。

今天上午我参加了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开幕式。理事会秘书在会议开始时说，他不能向代表团保证晚上6点以后还能开会，因为他的部门已经完全禁止超时工作，或者是类似的决定。我们已经看到了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的实际情况。

我很长时间来一直是秘书处的成员。我认为，有时候人们不是非常了解总务处所起的作用。我这样说是因为只有总务处能够得加班费。专业人员没有这些报酬。我知道，还没有取消加班费，但如果取消的话下午6点以后和周末怎么办？是否所有的专业人员都必须学会怎样使用文字处理机？

秘书长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处境。他得到我们的同情，他当然也将得到我们的支持。他已经呼吁大会深入地考虑目前的危机。在他报告的第40、41和42段中，他明确指出，危机是政治性的。甚至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的第2段中也明确指出危机是政治性的。因此，不管把危机称为是“目前

的”或“财政的”，本次会议只是处理秘书长的一揽子计划，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源——我们不能自欺其人——因为这种问题是以一种错误的、非法的和不可接受的方式提出来的。

不管我们怎么做，大会都必须重新强调所有会员国在没有任何条件或任何出于政治理由进行不适当的拖延的情况下向预算缴纳它们的分摊会费的义务。我们非常了解这些欠款主要是由于某个国家的原因产生的，我们也了解使该国不能缴纳会费的财政困难。但这完全不同于该国的要求，这就是“除非联合国按照我的要求行事，我将不缴纳会费”，然后处于政治和其它原因迫使秘书长和大会同意它提出的一揽子计划的全部内容，至少是部分内容。

我们愿意考虑秘书长的建议。我们将非常同情地进行考虑。这些建议应当得到仔细审查，我确信我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但除非造成这次危机的会员国反悔并改变它们的政策，这一危机就不会消逝。这只会成为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开始，而对财政负责是一个有生命力和强大的联合国的前提。

科尔霍宁先生（芬兰）：我国政府与秘书长一样关心联合国目前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秘书长的报告和咨询委员会都已经谈到和证实了危机的存在。

我们今年所面临的资金短缺据估计超过资助经常预算所需要数目的10%，我们还面临着维持和平行动多年来积累起来的财政赤字。我们处于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许多会员国未能充分尊重《宪章》有关资助联合国活动经费的集体责任的原则。这导致了出于政治目的的有选择的不缴纳摊派的会费和不充分和及时地缴纳会费。

这一现象多年来已经破坏了联合国的财政基础，我们遗憾地指出，首先是破坏了联合国在政治方面最有效的一项活动——维持和平行动。让我在这方面引用本月初北欧外长就联合国财政状况发表的声明

“会员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破坏了联合国的威信和工作。所有会员国必须接受它们对联合国的财政责任”。（A/40/1107，附件）。

我国代表团愿意支持秘书长报告中关于节省开支的建议。我们对提议中的某些削减和方案的延期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可以将节支建议作为一个整体接受，就如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建议的那样。

财政危机目前显然还没有秘书长报告中描述的那么严重。这不仅是因为节约了那些开支，还因为前几年拖欠会费的会员国交了些钱。然而我们认识到，这些措施不足以解决联合国的财政问题。如果我们走运，问题可能能延迟一段时间，或许能够拖到今年秋天或明年初。然而，我们赞同秘书长现在就考虑一段较长的时间，即本年度，或整个1987—88两年期，就更为理想了。为了恢复联合国组织可靠的财政基础，我们必须考虑采取短期和长期的纠正措施。

第一，改进财政状况的先决条件就是各国根据《宪章》，全部、毫不拖延地支付他们过去和目前应付的款项。我们遗憾地注意到，迄今为止，只有25个会员国上缴了他们1986年和以前的分摊会费。

第二，我们应该着手解决有关联合国组织效率的问题。人们以联合国的行政与管理为借口批评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政治目标。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到这些问题时主要提及了政府间高级专家小组今后工作的结果。我国代表团十分支持这一高级小组的建立，期望地等待着小组提出建议。然而，这一小组首先研究了将是长期性纠正措施。但是我们认为，效率的问题也应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以便促进进行进一步节约的决定；如果各会员国不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我们就可能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削减开支。

我想以大会决定如何得到实施这一问题为例来作些说明。在这一问题上，会员国和秘书处都承担着责任。如果会员国要就联合国组织效率问题提出意见，他们就需要有机会经常监督和评价方案执行的情况。对联合国来说，就需要有一个再度检查的必要，用一些联合国决议中的老话说，看一看哪些方案和方案项目已经完成，哪些已经过时、无效或作用甚微。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就可能实实在在地勾画出方案的优先秩序。

定期审查联合国组织的工作将有利于促进决策进程，有利于加强会员国与秘书长间必要的合作。我们相信，即使在目前讨论当前财政危机的现阶段中，这种情报也将大大促进我们在本届续会上的工作。我们十分希望秘书长在下一次考虑如何应付联合国财政问题时能够考虑这些意见。

正如秘书长报告所指出，许多会员国未能根据《宪章》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不赞同方案中敏感的政治问题”（A/40/1102. 第40段）。也可能向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一政治分歧之前，财政危机必然不时重新发生。然而我们认为，只有通过会员国间不断的谈判努力，耐心地寻求协商一致的意见，才能找到可行的方法，促进各国对共同的联合国政治目标谅解。

在这方面，我要回顾北欧各国政府1983年6月102关于加强联合国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说到底，联合国是建立在多数统治原则之上的组织。这一事实直接反映在预算中。《联合国宪章》并不允许少数国家因任何理由拒绝缴付他们的分摊会费。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芬兰坚决履行自己作为联合国会员的义务：按照《宪章》规定，承担我国应支付的联合国组织开支部分。我们希望各国都能本着负责的精神和全面的观点缴付各国应承担的部分，不要忘记，对几乎每一个会员国来说，具体的会费数目从财政上说都是相对的小数目。我们也应该根据联合国这一世界组织的价值以及各会员国从联合国中得到的好处来正确看待会费问题。

克里什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说，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你再度主持大会的审议工作。我深信，以您过去的经验、公认的技术和办事公正，您一定能够指导这次大会续会取得富有成效的结果。

今天，我国代表团十分悲痛地获悉劳尔·普雷维什先生不幸逝世。普雷维什先生是对各个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鼓励，他不懈努力促进多边经济合作。失去他的

存在与指导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从个人来说，我依然记得我在日内瓦工作的那些日子，以及曾与这位伟大人物共同工作的经历。我相信，在我们时代这位巨人逝世的时候，我们这一大会堂里有许多人都会同我一样感到这是一大个人损失。我请求阿根廷代表团向普雷维什先生的家属以及阿根廷政府表达我们真诚的哀悼。

本次大会续会所面临的状况再次说明多边主义面临日益严重的挑战，正遭受不断的削弱。不结盟国家一再表示他们对这些事态发展的关切与遗憾。在最近结束的一次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会议上，部长们对于日益增长的企图削弱和限制联合国体制作用，削弱作为联合国基础的主权平等和民主的工作方式的状况表示严重不安。

不结盟国家认为，这种局势是一方面企图削弱联合国作为审议和谈判重大世界问题论坛的作用，另一方面企图破坏联合国的效力及其正常职能的一致行动的组成部分。

部长们在新德里重申，

“对联合国的信任对不结盟运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以及

“联合国是最适当的国际论坛，其中心作用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危机、实现在殖民地统治之下的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并且加强各方面的国际合作。”

不结盟国家占联合国会员国中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这体现出不结盟运动同联合国之间的紧密和象征性的关系。通过联合国对非殖化进程的推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兴的国家得到了帮助并且实现了自己的独立，正是这些新兴国家帮助联合国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普遍性的机构，反映出了各国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的自由联盟，并且体现出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希望和愿望。因此，今天的联合国是打破一个破旧的世界秩序的成果，它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中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新德里部长级会议指出，

“未能接受这一自然进程就是多边主义的危机的主因，更具体地说，也就是某些集团一起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攻击。”

最近，这种攻击采取了使用财政压力破坏联合国作用的形式。

不结盟国家坚定地认为，

“任何拒绝支付联合国摊款的作法等于蓄意违反作为自由达成的普遍条约《宪章》的义务，因此也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基础。部长们特别谴责拒付摊款企图改变联合国的基本特点和宗旨的作法。”

“部长们强调指出，采取或威胁采取这种单方面措施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财政稳定造成的严重的影响。他们承认有必要厉行最大的节约，并且改进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和效率，他们还表明决心坚定地支持各国主权平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原则，这是联合国系统职能的基础。”

在这一方面，我们赞赏秘书长努力及时的提请会员国注意目前势趋的严重性，我们也赞赏他在处理现金流通危机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我们承认，载于第A/40/1102号文件中的报告以及这次续会本身主要就是为了解决短期的问题，在较长的时期内，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特别是通过审查联合国行政和财政职能的高级政府间专家小组作出努力。人们期待，这个小组将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提出各种有益的建议来提高联合国的财政和行政职能。我们期待这些建议在大会第四十一届会议上能够得到充分的考虑，我们也期待目前能够作出适当的决定以便持久地解决较长期的问题。可是，正当这个小组正在执行自己的任务的时候，有些国家正在向联合国施加财政和政治方面的压力，这是更加令人遗憾的。

秘书长正确的指出，联合国在财政方面的生存能力受到了威胁，这危机了联合国存在。这样，他及时地敲响了警钟。从一开始，我们就对他的提醒给予应有的认真注意。我国政府在最高阶层向秘书长保证我们充分地声援并且继续支持联

合国。印度现在,并且从来都没有拖欠摊款,印度一向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我可以高兴地说,我们1986年的摊款已经在今天的早些时候交完。

自今年初以来,秘书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的节约措施。我们赞赏他的这些步骤,并且鼓励他在这方面持之以恒,也许秘书长考虑到使用现代方法和技术所带来的效益,希望考虑某些进一步的措施,以便在行政、管理和会议服务方面实现节约。

同时,秘书长一再强调指出,问题的根源是某些会员国没有履行自己的财政义务,因此他要求会员国履行自己的义务。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由于秘书长的这些及时的提醒和要求,至今所作出的反映是良好和令人鼓舞的。由于我们的敦促,秘书处提供了新的数据,现载于附件的报告二,从中我们高兴地看到,交纳欠款似乎正以一种令人感到希望的方式进行,到1986年4月25日的财政状况似乎并没有象我们原先担心的那样令人绝望。

虽然危机的严重性似乎暂时得到了缓和,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现金流通情况今年将继续是不稳定的,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将取决于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之内仍然拖欠的款项交纳的进展情况。此外,拒付摊款的情况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消失的严峻现实。因此,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厉行节约,以便节省开支。

在这一方面,我们研究了秘书长提交大会审议的各项提议,并且特别认真地听取了主席先生你的开幕词,以及一些其他代表团的发言。我们深信,厉行节约已经变成了不可避免,我们审议摆在我们面前的提议的态度象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准备同所有其他代表团一起作出建设性的努力,以便达成一种可以接受的折衷办法。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团将同秘书长和其他代表团的努力进行充分的合作,以便在这次续会中寻求有义意的解决办法。在这里我们也听到了其他几个代表团发言所给予的支持,这也使我们感到鼓舞,并且给我们带来了希望,鉴于必要的意愿和决心,联合国将能够战胜目前的困难,而且不会允许个别会员国的行动破坏联合国的正常职能。

最后，虽然我们准备作出建设性的工作，但是我不得不强调指出，主要责任在于会员国履行自己的义务。正如秘书长在昨天发言中对我们指出的：

“目前的危机确实是一场资金不足的危机，但是这场危机更加重要的是一场政治危机。这场危机虽然不完全是，但主要是因为对《宪章》义务的忽视，以及会员国之间对如何利用联合国的目的和各会员国如何提供支持保证联合国作用的问题没有一致的意见。”（A/40/PV.124英文第4页至第5页）

接着秘书长在发言中重申，

“所有会员国必须遵守《宪章》所确定的财政义务。”（英文第12页）

我希望就此结束我的发言。

梁于藩先生（中国）：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联合国贸发会议前秘书长、阿根廷的劳尔·普雷维什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他对联合国的经济合作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逝世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主席先生，我们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了秘书长和咨询委员会关于当前财政危机的报告。现在，我们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

四十年来，联合国不仅在政治领域内，而且在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社会发展，加强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联合国尽管走过曲折的道路，但在世界事务的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各国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广泛对话的讲坛。联合国作用之所以历久不衰，主要是其《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集中反映了各国人民为建立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发展、平等合作的世界的共同愿望。为了真正和持久地实现世界和平和共同的发展和繁荣，世界需要联合国，联合国也需要世界各国的支持，特别是需要各国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联合国现在遇到了六十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国政府对此一直深为关切。我们认为，这次危机是财政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而直接导致这次危机的却是由于主要交款国在财政问题上将本国立法机构通过的法

令强加于联合国，企图在预算事项上实行加权表决。

《联合国宪章》在导言中强调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宪章》第二条第一款也指出，本组织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据此，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它们在联合国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应当是平等的。它们应该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和投票权，这是《宪章》平等原则最根本的体现，也是联合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活力之所在。如果在联合国内以会费多寡来决定表决权的话，《宪章》中规定的平等原则就将成为一纸空文。

根据实际支付能力原则，按照大会分配的比额缴纳会费是联合国有关决议明文规定的。每个会员国在按照规定履行了自己的财政义务之后，在联合国享有平等的投票权利。任何国家未经大会通过擅自确定自己的会费比额都是与《宪章》精神背道而驰的。

每个会员国都有自己的立法机构，它们通过的法令和规定只对本国有效，任何企图将本国的法令和宪章强加于联合国都是违反国际惯例的。任何一个会员国，如果对缴纳会费的原则和具体份额有意见，它应当向联合国提出，并通过与其他会员国协商来解决，这才是正常和合理的做法。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以及秘书处为缓和当前财政危机所做出的努力。对秘书长报告中第21段所列的各项措施，有的我们是同意，有的值得重新考虑。对推迟建造二个会议中心，因涉及到广大亚非国家的利益，建议秘书长与这些国家充分协商后再决定。对推迟某些其他方案活动，待了解具体内容后再表示我们的意见。

同时，我们也要指出，长期以来，联合国秘书处确实存在机构重叠、人浮于事、会议文件不断增加等令人不满的状况。这种状况既影响了秘书处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也增加了会员国财政上的负担。虽然秘书长已采取了一些临时的节约措施，但我们认为，在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约财政开支方面，仍大有潜力可挖。我们希望秘书长继续努力，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

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一贯支持在联合国内实行改革和采取精简节约措施，同时坚持任何改革和精简措施应以加强本组织职能和作用为原则，中国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清楚地理解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义务。我们响应秘书长的号召，已交清了86年分摊的会费。在解决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将作出自己的努力。

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一问题的复杂，有必要进行广泛细致的考虑。然而，考虑到你、主席先生在强调这次续会如何紧迫时曾经暗示过的建议，我的发言仅限于我们认为对正确对待联合国面临的财政危机必不可少的几点，以便精确地规定我们可循的路线，从而找到永久的解决方法。

第一点，这场危机的原因不能解释为局部的、偶然的和过分简单的。原因是根深蒂固的；原因既是财政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因此，十分清楚的是，这场危机的根深蒂固的原因主要是政治方面的。

不结盟国家最近在新德里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公报中对有些人越来越经常地企图削弱和降低联合国系统的作用和损害这一系统赖以生存的主权平等和民族活动的原则表示极为关切，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强调指出，当前的危机产生于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所承担的义务的削弱，这也是正确的。

第二点，正因为如此，在寻求任何旨在使联合国摆脱当前财政危机的解决方法时必须尊重有关联合国的原则和基本准则、决策过程、特别是会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我们唯一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法是那些能促进解决主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确保联合国的主要机构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继续开展活动、以及创造必要的条件让大中小所有会员国在平等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和积极地参加联合国和其各个机构的工作的方法。

罗马尼亚代表团对秘书长所做的大量工作表示赞赏，并对他提出的报告表示感谢，他的报告载有许多如何克服目前最紧迫的财政困难的建议。同时，我们不得不对其中的一些建议表示严重的保留意见，因为执行这些建议可能会影响到联合

国的政治实质，甚至影响到它的一切活动。例如，我们不能认可缩短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时间的提议。出于对形势、惯例、特别是原则的考虑，这一措施是不妥当的。首先，不应该由本次会议决定第四十一届联大的时间，因为根据议事规则，这属于大会和它为该届联大选举的总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第四十一届联大的议程是相当繁重的，即便大会时间照常也是如此，因此，除非要使第四十一届联大与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一样齐，人们不能想到将大会的时间缩短近三分之一。

我们认为，大会不能接受任何最终将降低其作用的措施。恰恰相反，大会的作用应当不断地得到加强和提高，因为这是联合国的一个主要的政治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中，所有国家不管大小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按照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采取行动。这一基本的真理以及在得到阐述，但是，如果我们要想使联合国成为一个能够对解决人类当今面临的复杂问题做出越来越多贡献和更加有效的国际工具，那末我们就必须不断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必须再三考虑，因为尽管这一提议的财政影响也许是较小的，更确切地说是最小的，但这一提议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将会是重大的和消极的。我们认为——这一看法也适用于其他的提议，这不是我们想办法解决目前的预算困难和建立联合国健全的财政机体的正确方向。

第三点，我们不能脱离对目前情况的分析，当然也不能不顾对可能的解决方法以及有关秘书处的管理、开支和人事问题的现状。

我们确实对秘书长采取的措施表示赞赏，我们相信，他将坚定地进行人事方面的努力，从而将联合国裁减到合理和较低的水平。他正在进行的努力得到普遍支持，因为这完全符合几乎所有会员国的想法，他们希望在这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时期削减财政开支，因为这场世界危机继续存在，并使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很难得到履行我们许多义务所必需的资金。

象许多国家一样，罗马尼亚一贯提倡这一态度。我记得，在10多年前第三十届联大上散发的一份有关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正式文件中，罗马尼亚政府认为有必

要做下列的事情：改善秘书处的工作方法，并使其合理化，确保按照以目前联合国会员人数所规定的标准适当分配所有国家在秘书处的代表名额；裁减人员和减少联合国不断增长的开支，不断改善秘书处的工作，以更加审慎地方式分配和使用资金，采取严厉的措施反对官僚主义和例行公事的作风，维持整个机构的合理规模，并防止任何不必要的机构扩大。

我们认为，这些目标至今仍未实现，必须克不容缓地采取严厉地措施。然而，如果我们建议放弃联合国系统中的机构和组织的许多活动和有关裁军、解决争端、经济和社会发展或非殖化等重大问题的方案，而同时又因为管理和人事开支是联合国预算的基本部分而将其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上，这将是自相矛盾的。

秘书长报告中许多具体的内容显然是不能在任何向全体会议中出现的那种一般性辩论中进行讨论的。正如我们所建议的那样，对报告中提议的审议——我国代表团对这些提议持保留意见——最好在第5委员会中进行，碰巧，77国集团主席、南斯拉夫常驻代表也是这样建议的。在这次会议或全体会议上对具体建议进行详细讨论时，罗马尼亚代表团愿意做出一切努力。

诺沃雷塔先生（波兰）：就在几个月以前，世界万国的这个独特的大会高度赞扬了联合国的作用和取得的成就，并表示了要恪守成立的文件——《联合国宪章》中所载的目标和原则。然而，今天，我们却面临着这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它危及联合国的运转，以及它现在和将来的有效性。尽管联合国目前的危机直接源于其活动没有足够的资金，但它首先是个政治性的问题，这源于世界上紧张的政治和困难的经济局势，以及各国政府对联合国的具体态度。

特别令人关心的是，美国单方面决定部分拒绝支付分配给它的联合国会费。一个重要会员国对联合国的这种态度破坏了联合国的原则。

联合国必须仍然是进行对话以及寻求多边解决主要的目前和将来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论坛，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经济、社会和

文化合作的基本论坛。任何解决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形势，而不考虑到这些目标的企图，对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没有好处。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目前的财政危机应当在短期的基础上和长期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找到短期解救办法的迫切需要，而同时创造能够找到一个更全面和长期解决办法的可能，导致恢复了大会的第四十届会议。我们欢迎秘书长迄今为止为削减联合国的开支、而又不危害执行目前的工作计划所做的努力，以及他为在联合国工作中进一步进行节约所提出的目前的建议。其中某些没有反映出我们的观点和主要关切的问题。我们的立场不是奇特的，和大部分代表团都一样。在这一形势下，我们都应做出共同的努力，以求达到必要的协商一致的決定。

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看待载于秘书长报告中的建议的，我们认为这个报告构成了达成这种协议的可能的基礎。关于长期的解决办法，我们应当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能够保持联合国完成其主要任务能力的行动上。我们赞同秘书长的观点：

“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以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以求以有秩序和合作的方式寻求长期的解决办法。”（A/40/1102 第4段）

我们期待着，第四十一届大会将对于减慢联合国预算的增长率以及改进组织工作和秘书处的协调问题予以更大的注意。

在这方面，大会为审议联合国行政和财政运转的效益所建立的高级国际专家小组的工作是极为有益的。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大会正在这次四十届续会上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国际组织已经存在40年的时候，这个问题决定着本组织的未来，以及它继续有效地进行其活动和任务的能力。我要感谢秘书长在向我们提出关于联合国目前财政形势的详尽报告所做的努力，这个报告包括了目前危机所有方面的重要资料。

我们都知道多年来导致那一危机恶化、并导致了联合国目前财政形势的因素。

那一危机包括缺乏资金，这可能使联合国丧失执行委托给它的计划、并履行其财政义务的能力。这不完全是—场财政危机。这首先是一场政治危机，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这场危机，它就将产生危险的结果。

在这方面，秘书长的报告说：

“财政危机主要是多年来某些会员国拒绝向经常性预算支付分配给它们的会费所积累起来的。止到1985年底，所有的储备都用来弥补由于扣留这些款项所带来的赤字。”（A/40/1102 第3段）

这一危机直接与向维持和平活动提供资金有关。在这方面，我们要说，维持和平以及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是一项集体的责任。所有会员国都必须承担起它们在这一方面的义务。假设，那一责任将能够减轻联合国最大的财政负担之一。

秘书长已经多次向会员国呼吁尽早支付分配给它们的会费，使之成为解决联合国正面临的某些财政困难的重要手段。在这方面，我愿指出，科威特是尊重和严格遵守它对联合国财政义务的国家之一，我们在这方面的记录是体面的，秘书处可以为此做出证明。

我愿在此提及，科威特到目前为止第一次没有缴纳联合国1986年预算的会费。这是因为我们对于会费委员会关于不公平地增加科威特的会费所作决定感到不满；这一决定在上次会费比额表中是毫无根据的。虽然我们十分尊敬该委员会及其成员，但我们仍然认为该委员会没有履行其职责，会费委员会作出的这类决定可能会对联合国财政局势产生消极后果。现在更需要有一个更为公正的基础——考虑到所有国民收入和支付能力等因素。

导致财政局势恶化和众所关注的不安局势的原因在于美国决定大幅度削减其对联合国预算的支付。美国还拒绝交付去年预算的一部分，拒绝向大会商讨的一些计划支付款项，这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我们认为，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对联合国的消极态度。资助联合国的责任是所有会员国所接受的责任，并且在《宪章》内有明确的规定，《宪章》不应成为威胁国际组织稳定的工具，从而使它不能完成任务。

我国代表团总的来说支持秘书长提出的建议,并认为,在我们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之后应该考虑今后进一步磋商。

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秘书长同政府间高级小组的合作,该组的建立是为了精简联合国行政程序和使其合理化,因为在目前情况下使行政管理要迅速改善从短期和长期观点来看都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改善早就应该进行了。我国代表团愿意在执行任何导致精简行政管理和促进国际组织有效性过程中予以充分合作。

科威特是永远相信联合国在加强世界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并将永远支持这一作用。

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我首先要转达我国对普雷维什先生去世的哀悼,他是我们时代一位杰出和出色的人物,他通过努力对联合国以及联合国许多机构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感谢你紧急召开这次第四十届大会的续会,这样使我们能够共同找到解决联合国严重财政危机的办法。

77国集团主席已经代表该集团各成员国作了发言,我们是赞同这一发言的。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必要在这次辩论中再讲几句话。

作为一种优先事项,古巴认为我们不仅要确保联合国的生存和使其能够履行《宪章》赋予它的宗旨与原则,而且我们应该不遗余力的使其能够享有足够的资金和机构,在不断增强效率的基础上起到其在当今动荡世界中所应起的作用。

现在显然存在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整个世界正在设法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局势,这种局势的特点是国际紧张局势空前恶化和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联合国这一应该维护和平和实现发展的国际机构正在竭力使自己作为独立民主的机构而生存下去。

很明显,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不是孤立或偶然的现象,那些威胁国际安全,每天都在不断推行侵略性的实力政策和不断破坏第三世界发展的人们正是那些

通过单方和非法措施导致我们今天努力解决的危机的人，这不是意外事件。事实的真相是，联合国目前的财政危机显然完全是多年来美国政府攻击多边主义的一部分。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最近不结盟国家运动协调局在部长级会议上发表的有关目前联合国财政危机的宣言。我们认为，在我们开始估价目前局势要求我们通过的具体措施之前，我们首先应该仔细分析一下这场危机的根源所在。

美国政府已经背离了其多边主义的承诺，在看到美国政府这种趋势发展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十分惊奇地看到，美国政府对民主国际机构开始了疯狂的进攻。这首先是从美国退出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开始的，这一行动几乎遭到了全球的反响，现在美国又力图破坏联合国的完整性，想把不仅违反联合国体制、结构和程序，而且破坏《宪章》条款的政策强加给联合国。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强调指出，联合国按其《宪章》的规定具有非常民主的性质而且要忠实地体现下述这条不可侵犯的原则，即，各国，不论其大小、经济与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或其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数额，应在法律上享有平等地位；这是联合国的基石而且也是用以确保会员国相信该组织能公正无私的唯一合法手段。因此，我们反对任何人企图在联合国任何工作领域里推崇加权表决制。

我们牢记这些原则，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保证联合国的生存和进步，同时也关系到使联合国免受那些将本组织制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小国家集团控制之下的政策的影响，这些政策如果得逞，那将使一个国家或一个小国家集团能够自由的将政策强加于联合国或妨碍大多数成员国自由的行使自己的意愿。

由于上述所有这些原因，我们必须看到，目前联合国的财政危机的根源在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因此，持久的解决方法也必须是政治性的。我们正式根据这一事实对所提出的各种解决方法，包括秘书长所提出的文件加以了分析。

众所周知，我国一贯同联合国进行充分的合作，在联合国的工作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准备在我们有限的的能力范围之内以同样的方式对克服目

前的危机，避免时期后果影响到联合国的主要计划或妨碍联合国活动的水平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极其仔细地分析了秘书长提出的报告，总的来说，我们支持他关于削减费用和节省开支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得到执行，那将能够减少他的报告中所预测的今年的赤字。主席先生，我们希望通过你感谢秘书长和秘书处成员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出紧迫和重要的努力。

关于该报告中的建议，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地行事，就每一个问题的是非曲直来对所建议的行动加以估价，而不是将他们作为一个一揽子建议来对待。我上面所说的话特别适用于根据《宪章》的宗旨与原则，与联合国的基本职能有直接联系的那些规划活动。在这方面，我们尤其应当记住，有必要确定我们现在可能通过的短期措施为如何影响到我们可能决定在未来采取的长期行动。

我们重申自己对寻求解决方法、帮助联合国所抱有的建设性态度，并表示希望所有会员国本着同样的精神进行工作。

下午 5 点 15 分散会。